



渔家春晓
庚子秋月
清平画

《渔家春晓》

作者:夏清平(71岁) 洪山区珞南街道黎明社区

澹泊明志

撰为老君子之作亦小情身修九卷德
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丁巳年春月
杨少华

《淡泊明志》
作者:李杏华(73岁)
江汉区汉兴街道盛世社区

《武昌长廊绣生态东湖绿道织诗意》
作者:杨少华(77岁)
汉阳区江汉二桥街道郭茨口社区

武昌长廊绣生态
东湖绿道织诗意

武汉西大街日新花园徐大共



花街的猫

老汉阳火车站旁有条“花街”，草木比别处繁茂几分，渐渐成了小动物的乐园。其中最惹眼的，是那些猫——它们穿梭在花街的晨昏里，把一段段暖乎乎的故事，悄悄缝进时光。

住在花街北头的郭阿姨，家中的院子，是公认的“猫界CBD”。她爱花，更疼猫，家里本有两只，后来又心软收留了两只流浪猫。那只黑白相间的狸花猫尤其特别，半边脸覆着一撮黑毛，像道天生的“刀疤”，郭阿姨便唤它“海盗”。它刚进门就露出了凶悍本色，弓背炸毛，活像占了山头的大王，把原住猫吓得缩在沙发底下，连食盆都不敢靠近。郭阿姨急了，把“海盗”抱在怀里，指尖顺着脊背轻轻捋，絮絮叨叨“讲道理”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不许欺负弟弟妹妹呀。”转身又蹲到沙发边安抚原住猫。折腾数日，猫们才放下敌意，场面总算和睦。

另一只被收养的三花猫是个“野丫头”，不爱困在院子里，白日总在花街晃悠：晒够了太阳就追飞虫，爪子沾了泥也满不在乎，照样在花丛里打滚。郭阿姨怕它淋雨受冻，特意在门前放了个帆布猫

屋，铺了层软乎乎的毛毯。这猫屋竟成了三花猫的“产房”，没多久便生下四只小奶猫。等小猫稍大些，猫妈妈就带着它们在花丛里撒欢，引得游人举着手机拍个不停。那画面，比春日的花还要动人。

向阿姨在花街素有“花仙子”之名，她原本对养宠物提不起兴致，却被一只流浪白猫“缠”成了“猫奴”。那日清晨起，白猫便跟着她，像个黏人的小跟班。向阿姨给它换了金枪鱼、鸡肉味的猫粮，它闻都不闻，只紧紧贴在她脚边，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呼噜声。向阿姨以为它病了，心疼地蹲下身摸它的肚子，竟触到了胎动。她赶紧把白猫抱进屋里，找了个纸箱，铺上软布，又垫了件旧毛衣，搭了个暖乎乎的临时猫窝。到了黄昏，白猫竟在窝里生下了四只小崽。全家乐开了花。后来小猫长大些，向阿姨仔细挑选了周边的好心人送养，每送一只，都额外附上一袋猫粮。

花街南头的李婆婆，也曾为猫揪紧过心。她收养的三花猫生

了四只崽，老人独居，儿女都在外地，实在顾不过来，夜里还得起来照看几回，累得不行。街坊们家里不是有猫就是有狗，没人能再收留，李婆婆只好把四只幼崽装进纸箱，垫了层自己的旧手帕，悄悄放在月湖公园的长椅下，箱子上贴了张纸条：“求好心人收养，会用猫砂，很乖。”可当夜变了天，大风裹着暴雨砸在窗上，雨点噼里啪啦响，像在敲李婆婆的心。她坐不住了，颤巍巍找了把伞，焦急地敲开邻居的门，声音里满是懊悔：“都怪我糊涂，要是小猫淋坏了、冻着了，我罪过就大了！”邻居夫妻俩顶着风雨去公园找了半个多小时，手电筒的光在雨里晃来晃去，终于在长椅下找到空纸箱，却没见着小猫，只好空着手回来。李婆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小猫淋雨的模样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却喜滋滋地来报信，声音都带着颤：“小猫都回来了！是猫妈妈一只只叼回来的！”没人知道，在漆黑的雨夜里，那只猫是怎样扒开草丛找到纸

箱，怎样叼着小猫翻越铁轨，怎样躲过车灯的光亮，在车流里奔跑。它没说过一句话，却把母亲的勇气与爱写在了风雨里沾满泥的脚印上。

我家也养了一只短腿猫，名叫“皮蛋”，是个爱闹又胆小的“矛盾体”。它长得像只松鼠，毛发光滑，跑起来一扭一扭，像个肉球在滚。每天最大的乐趣，便是趴在窗台上盯着外面的鸟儿发呆——鸟儿稍近一些，它就弓起身子，爪子轻轻搭在护栏上，尾巴轻轻摇晃，嘴巴不时发出“咔嗒、咔嗒”的低鸣。有一次妻子带它出门，刚碰见隔壁的小狗，它立马炸了毛，对着小狗喷气、爪子乱抓，还往妻子身上扑，爪子勾住衣角不放。吓得妻子再也不敢带它出门，只能让它在窗台“观鸟”。

花街的猫，从来都不是匆匆过客。它们把最纯粹的温暖，藏在每一次蹭腿、每一次守候、每一声轻轻地“喵喵”里。花街的日子，便有了几分柔软的诗意。

作者:赵福武(57岁) (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,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汉阳区建桥街道车站社区